

在一些有英国军方背景的博物馆，方励找到了一些线索。但苦于找不到亲历者。他找到英国三大报，打广告，连着打，花了25万英镑，寻找亲历者。方励还走进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直播间。“你们一帮中国人，为什么跑到英国来铺天盖地打广告？”主持人如此问道。方励答：“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离我们舟山青浜岛两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渔民，我们的先辈是目击证人！是参与者，是救助者，所以这件事只能由中国人来做。”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广告刊出后，竟然收到这样一条线索——班尼菲尔德，近百岁，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幸存者，住在加拿大。欣喜若狂的方励立即派人前往加拿大。可是第一拨人去了之后，方励却接到这样的电话：“你要有心理准备，老人不太记得往事了。”方励不信，非亲自跑到加拿大去不可。还真别说，从与老人相识，到互相打趣，慢慢地，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我知道怎么解开一个军人的青春记忆。”方励不无得意地说。确实，单单有关马克沁重机枪如何水冷，两人就能聊上半天。

原本，方励邀约了班尼菲尔德家的晚辈来华参加这次影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首映礼。无奈班尼菲尔德家住在加拿大的腹地，来不及到温哥华办签证。家人告诉方励，采访后不久，老人离世之前，天天念叨“里斯本丸沉船”的经历。这一点，与2020年去世的丹尼斯·莫利一样。“老人家的最后时光，依然想起那段战俘岁月，也想起中国渔民的搭救。”

展现中国人的大爱

亲历者后人菲利普·格雷厄姆·班布里奇来到上海，在首映礼当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外公杳无音信，妈妈一度无法释怀，到处打广告，询问是否有人见过她的父亲。直到

她看到纪录片的粗剪版后，终于知道了父亲因为什么失去生命，这才释然。”在纪录片中，班布里奇的母亲尽管已经是一位老妪，却依然成天抱着一个黑头发的娃娃。这是她的父亲，也就是班布里奇的外公以英国军人的身份到达香港后，买到的一个“亚洲面孔的娃娃”。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他将娃娃寄回英国。女儿对这个娃娃爱不释手，也期盼父亲能履行诺言，尽快回国看她。

哪知道此后父亲就杳无音信。战后，她还曾在《远东战俘杂志》等刊物上打广告，询问父亲的消息，一度以泪洗面。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的她抱着娃娃留下的一张照片，与如今的她抱着同一个娃娃的镜头之对比，看了令人动容。通过方励的拍摄行动，她从幸存老兵丹尼斯·莫利口中，基本上明白了当年的状况。莫利用“动物园”一词来形容船舱里当时的情况。他说，在那个黑暗恶臭的空间里，他和他的战友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四处游荡。

在1942年10月1日被美军“鲈鱼”号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后，“里斯本丸”上的日军先是命令隔绝在三号舱的战俘泵水，接着将所有英军战俘封锁在舱底，且用木条和帆布封死舱门。然后，船上的八百余日军以及日本船员迅速通过救援船只撤离，只留下几个荷枪实弹为军国主义效命的鬼子看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有英军战俘通过种种艰难努力割开帆布的一条小缝、探出头来，还是遭到日军射杀。好在英军战俘们不惜牺牲生命终究以多胜少消灭日本看守，得以想法跳船

左图：“里斯本丸”幸存者丹尼斯·莫利之女丹妮丝·维尼（左二）带来父亲的遗像参加首映礼。
摄影 / 姜浩峰

